

看天下·观点

在德法之间左右逢源，没那么容易

□本报国际观察员 赵恩霆



前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担任要职，因目前意大利多数政党都与该党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使得他得以赢得各主要党派的认同。同时，莱塔作风低调，行事温和，善于协调矛盾，也使其成为调停左右翼矛盾的不二人选。

持续动荡的意大利政局，在刚刚过去的4月底忽然间拨云见日。从87岁的纳波利塔诺连任总统，到46岁的莱塔宣誓就任总理，前后不到10天时间。在左右翼分歧比较突出的意大利政坛，莱塔这位“幸运儿”之所以得以如此迅速地顺利组阁，一方面归功于纳波利塔诺出山缓和了各大党派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莱塔曾在

为此，4月30日，莱塔通过信任投票后随即前往

德国会晤默克尔。莱塔在会谈后表示，意大利将巩固此前紧缩政策所取得的成果，并与德国就克服危机密切合作的同时，强调欧盟需要采取措施刺激增长。在法国经济持续低迷的状况下，德国成为欧元区经济的主心骨，莱塔此访一是表达对德国地位的尊重，同时又试探性地提出了促增长的话题。

翌日，莱塔到访法国。如果说在德国用增长话题试探默克尔的底线，那么莱塔与奥朗德的会面可谓“一见如故”。二人共同呼吁，欧洲当前的经济政策重心应该更多转向刺激经济增长，而非一味严苛地推行财政紧缩。众所周知，自去年奥

朗德上台以来，他与默克尔之间就刺激增长还是推行紧缩一直存在分歧，且双方都互不让步，一时间德法两架马车要分道扬镳的声音不绝于耳。此番莱塔与奥朗德的表态，再次凸显了欧元区各国对当下紧缩政策的分歧日趋深化。

不过，莱塔在上任后首次出访中，将善于协调矛盾的特点表露无遗。虽然在德法两国各说各话，但当他到访欧盟总部布鲁塞尔时，则发出“欧盟没有南北之分，‘只有一个联合的欧洲’”的呼喊，强调虽然欧元区成员国之间在预算、财政纪律方面存在差异，但团结对于当前的欧洲至关重要。

作为欧元区第三大经

济体的意大利，既不希望因为放弃紧缩政策与德国撕破脸皮，又要寻求借刺激增长与法国走得更近，同时还保证自己的行为不会加深德法裂痕危及欧元区稳定，莱塔需要在不同时间和地点转换角色，围绕自己的意图左右逢源，而默克尔和奥朗德——一个是斥巨资援助南欧重债国、说话做事分量极重的德国总理，一个是经济虽显病态，但离了它欧洲也难以维继的法国总统——两人都不是好惹的，莱塔想借调和德法，而从中获利的难度可想而知。

此外，莱塔还将通过访问马德里，来协调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个南欧重债大国在紧缩和增长这两个关

键议题上的立场，以便南欧进一步调和德法及欧盟协商下一步克服危机是继续推行紧缩还是逐渐转变为刺激增长。以前总理蒙蒂为首的技术官僚内阁，通过严格执行紧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意大利的国债信誉，而莱塔一上台就宣布取消上届内阁制定的增加房产税计划，导致意大利必须面对每年40亿到80亿欧元的财政收入缺口。

莱塔这位被称为意大利政坛“幸运儿”的总理，面临弥合党派分歧、拉拢民意支持、协调重债国立场、博得欧元区大国支持等诸多难题，恐怕善于左右逢源的他这回需要“多面逢源”了。



《华盛顿邮报》社论：

安倍否认侵略历史
是自我毁灭

去年秋天，安倍晋三时隔五年再次当选日本首相。从那时起，一个问题凸显出来：他会克制自己的民族主义冲动——特别是他的历史修正主义——带领日本前进吗？

直到本周之前，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是积极的。安倍大胆施政改革日本垂死的经济。他敢于挑战党内的利益集团，加入与美国和其他亚太国家的自由贸易谈判，力求促进日本经济增长。

但在本周，安倍的行为让所有的进展变得岌岌可危。他在国会谈及“村山谈话”时说道：“关于侵略的定义，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国际

上都尚无定论。其定义会因国与国关系中各国所处的立场而有所不同。”

虽然有些历史问题确实会被反复诠释，但一些历史事实是不容置疑的。日本占领朝鲜，占领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它还入侵马来半岛，构成了侵略。在德国因正视历史而再次屹立欧洲数十年后，为什么有些日本人仍然不愿承认历史事实？

没有哪个国家会原谅像安倍那种自我毁灭般的“历史修正主义”。这种对战前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旧情绪只会让安倍更难以推动国内改革，难以获得周边国家的认同。

点评：正视历史，或可化干戈为玉帛；无视甚至否认历史，必定成为众矢之的。面对日本天皇，三声“万岁”喊出了安倍的心声，怀着不正常的扭曲的历史观，却一心想把日本打造成“正常国家”。即使日本“正常了”，那也是患有心理疾病的“伪健康者”。

《人民日报》海外版：

美式老调的重弹与乱弹

前不久，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又发表了一份《国际宗教自由年度报告》，其中有的段落，照例指责“中国宗教自由在过去一年显著恶化”，并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家”。养了一批人，就得干活吃饭。于是，这个委员会一年一度忙于对全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指手画脚、妄评一番，拼凑一个洋洋万言的《年度报告》。问题是，每年都要编造出一批胡话、谎言，还要编得“像话”，这活儿不好干。

1999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主任赛普尔访华后写了篇文章，道出了这个委员会总要老调重弹的苦衷：

“我们使用的许多研究

‘国际宗教自由’的材料业已过时，这造成了很多外交上的窘境……我们怎么可以把‘五年计划’式的标准强加给那些人权传统与我们不一样的国家呢？这看起来既幼稚，又傲慢。”

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本非美国专利。中国依法保障公民的人权，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努力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怎能由美国一家将人权和宗教自由绑架为人质，为自己打压别国的工具？

委员会，你们前任领导的自白，早就承认你们重弹和乱弹这种美式老调的尴尬：只能给别人招烦，给自己添堵。你们还一年一度地照弹不误，累不累啊？

点评：很明显，美国年复一年地推出各种“报告”，戴着有色眼镜，有一搭无一搭地捏造一些对己有利、批评别人的所谓事实，结果是报告打水漂，还愁坏了自己人。与其这样，不如摘下眼镜，彼此平等客观地沟通交流。

WORLD
图说世界

警告？

奥巴马对一栋建筑内身穿防护服的人说：“我希望你不是在使用化学武器！”建筑上写着“叙利亚”。近日，美国情报机构认为叙利亚政府在国内冲突中使用了化学武器。但奥巴马4月30日说，在掌握确凿证据之前他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

(原载阿联酋《海湾时报》网站)

世界观

日本和平宪法原来就是缓兵之计

□本报国际观察员 王昱

5月2日，正在沙特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媒体透露：有意首先着手修改日本宪法第96条。他还特别强调，日本修宪不会顾及他国的看法，“本来就是我国的宪法，无需一做出说明。”

7月份参议院改选后，日本将在修宪上有所动作，几乎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嚷嚷了许久的修宪为何会在此时出手？

与今天多数人认为和平宪法是美国强加给日本的“紧箍”不同，和平宪法是日本人自己提出来的。麦克阿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947年1月的一天中午，时任日本国务大臣的币原重喜郎找到他，向他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提案：新宪法的

条款中，应当加入所谓“非战条款”，要用宪法手段禁止日本有任何军事建制。这一提案被麦克阿瑟采纳，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和平宪法。

根据币原本人的解释，这样做是因为“日本是一个穷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财力花在装备上了。国家所剩下的任何资源都应当用于扶持经济”。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为减轻自身压力，曾想要重新武装日本，不想却遭到时任首相吉田茂的极力反对。作为和平宪法的推动者和维护者，吉田茂对追随者官泽喜一私下里的一番表白比币原的解释更能说明和平宪法的初衷：“等我们恢复了元气，自然会再军备。在

此之前，让美国人来处理防务上的问题。我们有一个禁止再军备的宪法，这是上天的恩赐，我们可以此堵住美国人的嘴。那些要求修宪的政治家，全是一群笨蛋。”

在没有养足元气之前，搭美国的顺风车，这才是和平宪法设计者的真实初衷。这种思想在整个日本经济腾飞过程中得到了忠实的贯彻。唯一的“异数”是岸信介，他当选首相后曾试图修宪扩军，却遭到了日本国民的激烈反对，最终在日本战后最大规模的反战示威中不得不挂冠而去。捎带说一句，这位按吉田茂定义属于“笨蛋”的极右翼首相，是安倍晋三引以为傲的外祖父。

美国的约束、政治家

的远虑、民众的反战情绪，正是这三条封印，锁住日本再次武装的潘多拉魔盒。第一道封印失效最早，冷战开始美国就改变了对日政策，唆使其成为在东亚的急先锋。而如今世界老三的经济实力，也让日本早已过了“休养元气”的时代。至于民众，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人头脑里并没有东京大轰炸和原子弹的恐怖，他们记住更多的是朝鲜和阿尔及利亚的绑架事件。三道封印依次解锁，日本的修宪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在自民党已把修宪列为执政目标的当下，即便安倍此次修宪不成，也难免将来的政府不动这个心思，这才是值得周边国家警惕的。